

恐怖

莫泊桑

18840518

<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read/cv34129001/>

温热的夜缓缓降临。

女士们还待在别墅的客厅里，男士们则身处门前的花园中，他们围着一张摆放茶杯和小酒杯的圆桌，或默然静坐，或倒骑着椅子抽雪茄。

夜色渐浓，周围逐渐晦暗，雪茄头像一双双小眼睛，正闪烁着猩红的微光。有个人刚刚讲述了前一天发生的可怕事故：在河对岸一众来宾的注视之下，有三男两女竟在河里淹死了。

此时，G 将军开口了：

或许，这样的事能让人感到可怕，但并不“恐怖”。

“恐怖”这个古老的词语，其含义远远超过可怕。刚才讲的那件可怕的故事，让人触动，让人惊愕，让人震惊，但不能让人感到恐怖。心灵的震颤，那些可怕的死亡场景，还不足以使人感到恐怖。“恐怖”必须来自一种神秘的怖骇，一种超自然的、不合常理的惊惧感。一个人即便在最悲惨的状况下死去，也不会引起恐怖。战场并不恐怖，流血也不恐怖，最暴力的犯罪行径也不怎么恐怖。

但是，我这里有两段亲身经历，它们曾让我感受到“恐怖”。

那是在 1870 年战争期间。我们部队穿过鲁昂，向奥德梅尔桥撤退。部队被打得还剩两万号人，那是两

万个溃不成军、士气衰落又精疲力竭的人，准备撤往勒阿弗尔接受整编。

大地被茫茫白雪覆盖，夜幕惨淡而至。我们从前一天起就粒米未进，一门心思只顾着撤退逃命，因为普鲁士人离得并不远。

诺曼底惨白的原野上，那些零星散落在农庄周围的阴暗树影偶尔显露出来。整个大地在黑暗、阴森、沉重的夜色下向远方伸展。

凄凉的暮色中，只能听到队伍一阵又一阵哀怨疲惫的抱怨声，像牲口一样乱哄哄。在数不清的脚步声中，夹杂着饭盒和军刀模糊的撞击声。士兵们浑身脏兮兮，很多人衣衫褴褛，腰沮丧地弯下去，背也无奈地弓着。我们在雪地中拖着根本拖不动的步子，蹒跚赶路。

那一夜，奇寒透骨。手刚一触碰钢制的枪托，皮就会粘在上面。而穿鞋已经成了受罪，我时常看见有年轻的士兵脱去鞋子赤脚走路，雪地上便会留下带血的脚印。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我们想在田野上休息片刻，但只要一坐下去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每个坐下去的人就是死人。

我们把那些虚弱的士兵丢在身后。他们已经耗尽了体力，原以为等僵硬的腿休息一会儿就可以立即上路。但是，等他们已经凝滞的血液在冻僵的肉体中彻

底停止循环流动后，一种无法抑制的麻木就会让他们动弹不得，把他们钉在地上，合上他们的双眼，在一瞬间停止他们那早已劳累过度的人体机能。他们的额头向着膝盖渐渐下沉，但又不会马上倒下，因为他们的腰和四肢硬得像木头一样根本动不了，无法弯曲，也无法伸直。

而我们这些强壮的人还能向前走仅仅是依着惯性。在黑色的夜空下，在严寒的雪地中，在冰冷的死亡原野上，奇寒侵入我们的骨髓。悲愤、失败和绝望早把我们的精神压垮，被遗弃的痛苦让我们陷入末日、死亡和虚无。我们被逼到了咽气的前一秒。

这时，我看见两名士兵押着一个小个子男人的胳膊，那人上了年纪，却没有胡子，模样有些古怪。

士兵以为抓到了一个间谍，便来报告军官。

“间谍”这个词立刻就在蹒跚前行的士兵中传开了，他们立刻把这个俘虏团团围住，一个声音高喊：“枪毙他！”这时，所有那些原本疲惫沮丧、只能倚枪而立的士兵们，突然亢奋起来，进入了兽性的愤怒中，这种愤怒把整个人群变得杀气腾腾。

我想开口表态，因为那时我已是营长。但此刻谁都不买长官的账，说得不好，连我也可能被他们杀了。

其中一个士兵对我说：

“这家伙跟踪我们三天了，见人就问炮兵的情

况。”

我试着审问这个男人：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你想要什么？你为什么跟着部队？”

他咕哝了两句算作回答，但却是听不懂的方言。

这真是个古怪的男人，他的肩膀较常人更窄一些，目光并不安分，在我面前又表现得惶惶不安。我当时毫不怀疑，就认为他是个间谍。他看起来上了年纪，身体也很虚弱。他在偷偷地打量我，神色中透露出一点愚蠢和撒谎的迹象。

周围的士兵们大喊道：

“靠墙站！靠墙站！”

我对士兵们说：

“你们能确保俘虏的安全吗？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一阵激烈的推搡就把我掀翻在地。随即，我看见那男人被愤怒的士兵们抓住，摁在地上拳打脚踢，又被拖到路边，扔在树旁。最后瘫倒在雪地上，奄奄一息。

他立刻就被枪毙了。士兵们刚向他射完一粒子弹，就立即重新装填，再射一枪，仿佛躁怒的野兽。他们在尸体前排成行，争先恐后地射上一枪，就像在灵柩前排队洒圣水一样。

突然，一个声音高喊：

“普鲁士人！普鲁士人！”

随即，我看到军队开始溃乱奔逃，喧闹声响彻天际。

原来，向这个流浪汉开火所引发的恐慌已经吓坏了开枪者们，他们还没明白这误以为敌军来袭的慌乱就来自他们自己，便一个个仓皇消失在黑暗中，各自逃命去了。

我独自待在尸体前，两个士兵因为职责所在，也留在了我身边。

他们抬起这堆被打得血淋淋的烂肉。

“搜搜看。”我对他们说。

我从兜里掏出一盒军用火柴递过去。一个士兵为另一个照明。我站在两人中间。

搬弄尸体的那个士兵大声说：

“上身穿蓝罩衫、白衬衣，下身穿长裤和皮鞋。”

第一根火柴熄灭了，我们划亮了第二根。

士兵翻着死者的口袋：

“一把牛角柄小刀、一块方格子手帕、一个鼻烟壶、一截绳子、一块面包。”

第二根火柴熄灭了，我们划亮了第三根。

士兵在尸体身上搜摸了一会儿，最后宣布：

“就这些了。”

我说：

“扒了他的衣服。可能会在贴身的地方找到点什么。”

为了让两个士兵能同时行动，我亲自给他们照明。在火柴的闪熄之间，我看见他们把死者的衣服一件件扒掉，露出这个尚有体温却血肉模糊的死人躯干。

突然，一个士兵惊讶地说：

“见鬼，指挥官，这是个女人！”

我无法描述当时在我心里涌动的是怎样一种古怪、悲痛又恐怖的情感。我无法就这样相信，便亲自跪倒在雪中，检查这堆不成人形的血肉，验明：这真是个女人！

两名士兵目瞪口呆，十分气馁，只等我发表意见。但我也没了主意，不知该怎样去设想。

此时，两人中的队长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也许，这是一位母亲，她是来找她那当炮兵的儿子，这位母亲一直没有她儿子的消息。”

另一个附和道：

“很可能是这样。”

惨不忍睹的场面我也曾目睹过一些，但那次，我竟为她而恸哭。在那个奇寒的夜晚，在那片黑暗的原野，在这个被残杀的母亲面前，“恐怖”降临在我的心上。

而去年，在审讯弗拉泰考察团的幸存者——一个阿尔及利亚步兵的时候，我也有过同样的感觉。

弗拉泰上校经由沙漠前往苏丹，途中要穿越图阿雷格人的一大块地盘，那里是一片沙漠，从大西洋延伸到埃及、从苏丹蔓延到阿尔及利亚。图阿雷格人是这片沙漠海洋里的海盗，就像过去那些在海上肆虐的民族一样。

为上校带路的向导们，属于瓦尔格拉地区的香巴部落。

有一天，他们在沙漠中搭建营地，而那些阿拉伯人声称水源还有点距离，他们应该带上全部骆驼去找水。

只有一个人提醒上校，他会被出卖；但弗拉泰上校根本不信，并和工程师、医生以及几乎所有军官一起随驼队出发了。

他们在水源附近被杀害，所有骆驼都被劫走了。

瓦尔格拉阿拉伯办事处的上尉留守营地，他成了幸存骑兵和步兵的指挥官，于是他们开始撤退，并抛下了行李和食品，因为没有运输的骆驼。

他们在这片无边无际且没有一丝阴凉的荒僻沙漠中赶路，从早到晚忍受着烈日的暴晒。

一个部落前来归顺他们，并带来了蜜枣。但枣被下了毒，几乎所有法国人都被毒死了，包括最后那位



军官。

只有骑兵中士波贝甘和香巴部落的几个步兵活了下来。还剩两头骆驼，但一天夜里，它们和两个阿拉伯人一同消失了。

一发现那两个人带着骆驼逃跑以后，幸存者就明白他们只能靠自相残杀活下去。于是，他们相互保持着超过一个步枪射程的距离，在烈日下一个接一个，分头走在松软的沙地上。

炙热而平坦的沙漠上时不时会掀起一个个小沙柱，从远处表示，这是有人在沙漠里行走。

然而，某天早晨，其中一个士兵突然向斜刺里插过去，靠近他旁边的士兵。所有人都停下来观看。

被饿红了眼的士兵逼近的那个人并没有逃走，而是趴在地上，瞄准来人。当他认为已达射程之内时，就开了枪。对方没有被击中，继续向前走，同时端起枪，一枪就打死了他的战友。

杀人者把死者切成肉块，接着，其他人从四面八方跑过来，寻求自己那一份。

然后，这些无法妥协的盟友们又一次拉开了距离，直到下一次杀戮时才会聚在一起。

他们靠分食人肉挨过去两天，之后，饥饿再度来袭。杀死第一个人的士兵，这次又杀了一个。他像个屠夫一样，再次切割尸体分给同伴们，自己只留下一

份。

食人者们就这样继续撤退。

最后，那个法国人波贝甘，是在救兵到达的前一天，在一口井边被杀死的。

你们现在明白我所感受到的“恐怖”了吧？

这就是那天晚上，G 将军给我们讲的故事……